推篷寤語

推篷寤語餘錄總目

推篷寤語餘錄總目 畢

推篷寤語餘錄

雲間李豫亨　元薦

萊峯先生手錄先儒格言四條

上蔡先生答胡康侯簡云承諭進學加功處甚善甚善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要自用法術乃可得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也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難以好事期待也非是小事如禪家透聲色關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小歇處然須籍窮理功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萬無見道之理

長洲吳畢書

明道先生云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相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

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
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籍溪先生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
是固當然蓋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
先生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耶自是一意
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
考亭先生云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著處辟如人治生
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身己方始如何積累漸漸
須做成家計若先來未有安著身己處雖經營畢竟
不濟事為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

西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

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

右四條先生乞中江莫公書銘座右未報而謝世

語載中江公跋中[illegible]歷官廣西憲副以理學名

於鄉今祀鄉祠

萊峯先生揭座右格言三十一條

純陽詩云不負三光不負人不欺神道不欺貧有人問

我修行法只種心田養此生

草廬云敬字最難識有三義一曰儆畏二曰常惺惺法

三曰收斂不容一物

六祖云慎勿觀靜及空其心

心能轉物卽同如來

須向自求莫從佗覔覔卽不得得亦不眞

重內而輕外巳大而物小

人命無常呼吸間眼觀紅日落西山寶山用盡空回首

一失人身萬刼難

一回入去草驀鼻牽將來

虛心切巳

見之未眞養之未熟臨事乃爾

虛齋云有道德者不多言有信義者不多言有才謀者

不多言惟見世之邪人佞人與細人始多言耳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文公訓子帖云大槩禮數只要恭謹詳緩不要倉皇顛錯

以上十二條癸亥九月十五日後學周思兼謹書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知此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

井甃無咎修井也和靖謂學者吾人但好做第四爻功夫

心中須常欲有所事不然便是放心

放教虛閒自然見道

衣冠瞻視手容足容之間出門使民守口防意之際

須去那不合做底事

戒之慎之日慎一日造次顛沛常在于斯 言行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顧復無慮

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

門前逕路無令窄逕路窄時無過客過客稀時逕路荒

敎君滿地生荊棘

以上十條九月十一日思兼謹書

從佗謗任他誹把火燒空徒自疲

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

聖人三戒俱以血氣言、以氣、之治學之極功也

賊不打貧家兒

入頭處得了後不得辜負老僧

鬼道之盛其人道之衰乎

隨緣安分

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以上九條思衆謹書

先生融通三教貫穿諸子所揭諸條皆古教精意

可以占先生所自得云

荻峰先生與余往復十札子

昨承示回陽訣思之未得其要古德常言看牛法牛力

大難看惟穿其鼻乃可制以譬心最難治惟得其要

乃可定也弟正是未得穿鼻之法耳惟我公不吝指

示萬感萬感無病者以死生二字穿鼻略有病當以

知命二字穿鼻但不敢自比於夫子耳

記曰君子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今

人終日營營無非只是爲名爲利推原其故其開先
處必有所在君子清明在躬方能於此看破
見田兄欲借陳上陽趙緣督二公金丹正理望慨賜幸
幸昨暮問道于豫齋居士欲云一點陽精原無定在
只當於日用上顛倒求之隨處皆是其言可謂有理

附聞

日來讀金筒寶籙初甚敬信後略可疑謹此參問于有
道平叔作悟真篇文既高雅氣亦磅礴且出入經傳
貫穿百家此歷代名賢所以共尊仰之以爲參同之
後才有此書也今此書殊不相似何耶悟真作于元

豐豉元是在神宗時矣今此書乃屢用朱子集註豈神仙住世至理宗時尚及見吾晦翁夫子耶幸爲我決之

昨見田兄又欲借金碧經諸眞玄奥諸書幸兄逕與之三教之所以並傳總爲無欲二字無欲故能垂拱而治無欲故能成佛無欲故能結成金丹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草草問

賤體已復常承垂念感感三教本同只是入門處稍異耳但當求其同處則邪狂之術無所容其喙矣晦翁之意出於左氏劉子一論古人已有定命之説其道

主於敬義郎太公丹書也草草。

承示丹經四種約略誦過脩眞弍問清淨經註皆正言高論然非金丹要旨也石函記詞義古雅似亦非參同金碧之儔淺學之士未易窺測也惟柯山原本博采眞言燦若美錦令人玩味不能釋手愈讀愈愛愈玩愈深正如暑天長路飢渴方深甘露在前美炙在後谿壑間隔虎兕相守宛在目中未得入口奈何奈何雲房有云神仙言語不關書徒積丹房萬卷餘明當不須閒議論都來一句合元虛強猜妄臆疑惑轉甚耳衡光二扇奉納幸照入萬萬不次

辱兄教愛感刻不自勝適讀丹經云太陽流珠常欲去人此指猿馬言也卒得金華轉而相因玉吾以眞鉛爲金華不識何以能相因化爲白液凝而至堅此必積久致然何以云有頃之間所謂解化爲水竟是何物陽乃往和情性自然其功甚大全在金華一句此當求神仙子細論也草草不次

弟領至教多矣玄淵之旨未嘗不悟只是尚有形骸之隔所以不能無疑適承來翰諄諄數百言透徹明盡前此所未聞也精氣卽金華積累卽相因此言何等軒豁詳至又言若無主人賓[illegible]無因而至尤爲高明

弟今日敬服吾兄壓倒玄家詣公矣然弟尚疑兄秘而未盡言而翰末復以緘默為期此恐與絕道二字頗相背也適作文林扇方就大覺清淡如何草草

承示房山之作更長一尺誠足知前輩作畫全在筆法與作字相似至於形似乃其刍狗耳仰見我兄識鑒之精友義之真切也敬服敬服草復

先生與不肖往復執翰大都究極理道多不能盡錄錄其關於玄教者如右云

萊峰先生示教空色戒

何謂色物皆色何謂空物皆空何謂色思其食則實思

其色則實何謂空得其食則空得其色則空實非實慕之則實空非空復之則空是故食色之空空而實食色之實實而空空之為用大矣哉其食色之歸墟乎實也者食色之途也空也者食色之居也求食之途忘食之居則五臟絕求色之途忘色之居則七神滅當其絕當其滅孰知其食孰知其色空而已矣知其空融其實知其實空其空食者食非吾食色者色非吾色其知空也夫其知空也夫

萊峰先生為余雜題六首

性理抄跋

余少時與前輩論議至性理之學大率皆

能成誦余每自愧以爲弗及從遊南北或與諸生較藝每有問罕能舉其要領蓋近世學者與前輩相遠如此今年秋中條李君以向時所抄性理節語見示亦爲之歎服令人誦習帖括往往取高第至於本領學問視之若第二義然中條乃能肆力於此辟之問水欲窮其源登山欲陟其顛可不謂知本之學哉唐人常言文選爛秀才半當時習尚與今相似然韓柳一出而陳言一切盡棄捐勿用天下事未可逆料要之用心于根本者猶可救藥也此聞之小山莊君云然余有感于其言漫識於此　嘉靖己未重陽日萊

峰周思兼頓首書

來教云性理鈔承命塗抹殊未足以發揚盛美幸改正之如欲刻行弟當另作也

傳燈摘語跋　昔陸遜拒蜀師先攻一二寨弗克曰吾已曉破敵之策遂得大捷中條居士讀禪宗正脉遇會心處輒為拈出久之成帙此即陸公遺法也識得此意可謂不出山門參遍天下修行人善知識　嘉靖辛酉五月萊峰思兼書於大玄草堂

來教云摘語甚妙不能釋手向來為冷語所困反無所得今日始得一快也邪欲改作傳燈摘語何

如謹奉返

席上輔談跋　中條山人以丹青見示無慮數十冊讀之頗久了無所得最後得此書如泛舟巨浸中初望見畔岸爲之忻然全陽不得志於宋又不欲事元蓋隱君子也集後商山老人一跋尤高彼所謂商山其志可想見矣或以石頭馬祖之流疑之非也中條平生議論大要得於全陽爲多全陽之學又來自海南先生一派世之學者與其餐龍肝而不得不若啜豕肉而致飽乃所願吾其全陽也夫　嘉靖己未五月朔蓬萊山人書于紫霞仙館

來教云席上輔談謹爲作一跋於后所以志喜也

辛卯正萬萬

千文帖跋　昔人謂投壺非著意非不著意莫知所以然而中余性好書終無所得中條君下筆輒佳學諸家書時時亂眞其得投壺之妙者耶

姚少師集序少師本禪家作禪家語不甚儆策至作吾儒家却甚精彩人謂和尚原從內典中發大知識或者又謂此老平生全從儒家學問中得力二者未有定論余謂少師若在余當舉偈問之曰夢前雲版響覺后蝦蟆啼蝦蟆與雲版川獄一時齊請和尚道不

知渠甚麽生轉語　嘉靖庚戌二月晦無懷道人周思兼書

硯銘　李子遊於梵氏之宮有石臥於道左顧而相之曰硯材也命匠氏琢而規之以爲硯以示周子曰是棄捐荒墟不爲世所肯視有年矣一旦遇識者得爲硯以厠於文士之左右詎非幸耶周子曰子不見犧牛乎衣之文錦食以芻粟非不尊且顯也然終不如孤豚令子之硯則幸矣竊以爲不若山林之樂也李子矍然改容起謝曰善哉吾乃得養生焉請爲之銘銘曰或徙之命也或琢之遇也徙之琢之伊誰使之

材也　嘉靖癸亥十月二十有二日蓬萊山人周思兼書于紫霞軒

萊峯先生見贈詩二首

擬古二首贈中條先生詰朝讀丹經與客談神仙黃芽與白雪議論兩悠然因之畫八卦須臾歷三田遨遊日月側想像崑崙邊雖爲庸人疑庶得達者憐　攜手步叢林情意彌繾綣十帷道書所持不盈卷至理怡人心詎覺巖色晚囂塵日以新道心日以遠澹泊無所爲因之成偃蹇

方湛一先天坠一首

昔白沙先生有云文章功業氣節果能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雖有聞于時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白沙斯言固亦爲逐于文章功業氣節者發然亦尚有三者之心在也惟明道先生有云雖堯舜事功亦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一語道得盡善學者能舍小務大窮之于微能理會程伯子所以道得盡并看破白沙子所以尚有文章功業氣節之心在則庶幾可與進於先天之旨矣

萊峰周公以豪傑之資文章功業氣節固所優爲者予更欲其以必至聖人爲久要試于此處理會何如也　嘉靖戊午秋湛一方與時書于泖湖舟中公其藏之以爲左券它日再見毋負斯言云先天陰附錄

有道參之月到庚辛際時當亥子間雷從布釜起風自玉園還上帝元開戶先王未啓關至無神至有生地復生天

拙作先天論呈萊峰先生一首

凡人之運用作爲皆氣也是故經之爲文章崇之爲功業立之爲氣節千種萬類未嘗不資夫氣是氣也函

於太始原於至虛盎然充然灌於百骸施於無極由心運氣因氣達心萬化生焉世人忘本沿末芸芸擾擾虛名既狥眞氣亦戕違道始邈先天之道初不外此惟以其運用作爲者而逆修之收拾神情還歸於心斂藏游氣原入於身身心既泰神氣乃舒澄之於靜操之於動存之於無守之於有復垢運用否泰循環既濟未濟以運水火朝屯暮蒙以配陰陽則二氣元精不期還而自運五行眞氣不期合而自合其氣之未至無將無迎以待之氣之方至勿忘勿助以養之氣之既盈將恐將懼以全之氣之既安無過不及

以烹之斯乃一瀰之中立觀三清之境塵凡之內已
窺入聖之機所謂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至藥在於
此矣於斯之時滿空白雪横前黄花非吾之文章乎
功修八百行滿三千非吾之功業乎斷怯妄念辟除
陰邪非吾之氣節乎蓋惟內運而不外施是故與天
地同其恒久也迨夫白液凝堅黄芽滿鼎氣始爲我
有矣氣爲我有則宇宙在手造化生身無微不徹無
間不通可以貫金石入水火回天地轉日星超生死
驅鬼神植吾之正兩儀萬彙以正應之保吾之和兩
儀萬彙以和應之身與天地通一無二參贊位育又

其餘事耳康節先生有云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得斯旨矣雖然道果何始始於天地積諸陽氣而乾生積諸陰氣而坤生粲然麗者爲文章叢然積者爲功業虩然震凜然肅者爲氣節然豈施於天地之外耶地以陰柔之質凝注於內天以陽剛之氣運旋於外周流不息包裹不已是以亘萬古而長存焉耳人能法天象地把陰握陽其能住世長年厥亦明甚所患勤而不遇遇而不錄故不免牛毛兎角之識耳紫峰先生深契玄旨不鄙謭陋示我方湛一先天陰丹論其所未備以復之它日遇道爲德重之

士試以斯語質之必有與余同志者云嘗詠妙道六十四絶附録二絶於左方吞津納氣原非道枯坐灰心假號禪識得先天玄奧訣採歸土釜似烹鮮石女泥牛能說法落花鋪地總譚玄時人不解披宣旨參互眞機屬上賢

萊峰來教云承惠高論無任感慰深足以破迷徒之謬置諸几榻可杜強猜之病且文字高妙殊堪諷誦容求師潛大筆補成一軸挂之小齋作靜修計也

脩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一首

山色沉沉松烟羃羃空林之下盤陀之石石上有僧結
跏橫錫誦白蓮經從旦至夕左之右之虎跡狼跡十
片五片異花狼籍偶然相見未深相識知是古之人
今之人是曇彥是曇翼我聞此經有深旨覺帝稱之
眞妙義合目冥心了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裏佛之意
兮祖之髓我之心兮經之旨可憐彈指及舉手不達
目前今正是大矣哉甚奇特空王要使羣生得光輝
一萬八千土土土皆作黃金色四生六道一光中狂
天猶自問彌勒我亦當年學空寂一得無心便休息
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驢乘匪端的我亦當年不出

戶不欲紅塵沾步武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行行皆實所我亦當年愛吟咏將謂冥搜亂禪定今日親聞誦此經何妨筆研資眞性我亦當年狎兒戲將謂光陰半虛棄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聚沙非小事我昔曾遊山與水將謂他山非故里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山河無寸地我昔心猿未調伏常將金鎖虛拘束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無物爲拳拳師誦此經經一字字字爛嚼醍醐味醍醐之味珍且美不在脣不在齒只在勞生方寸裏師誦此經經一句句句白牛親動步白牛之步疾如風不在西不在東只在浮生日

用中日用用不知一何苦酒之腸飯之腑長者揚聲喚
不迴何異聾何異瞽世人之耳非不聽耳中聽特向
經中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合聽不
聽合明不明轆轤上下浪死虗生世人總識師之音
誰人能識師之心世人總識師之形誰人能識師之
名師名醫王行佛令來與衆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
狂者定垢者淨邪者正凡者聖如是則非但人恭敬
須合龍讚詠鬼讚詠佛讚詠豈得背覺合塵之徒不
稽首而歸命　松雪道人爲無象首座書

萊峰先生來教云聽誦歌眞是松雪得意之筆也

非惟筆法精妙文字亦高

智通禪師坐禪調息法

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爲不調相後一爲調相云何風相坐時鼻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云何喘相坐時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云何氣相坐時息雖無聲亦不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云何息相不聲不結不麤出入綿綿若存若亡資神安穩情抱悅豫是息相也守風則散守喘則結守氣則勞守息則定坐時有風喘氣是名不調而用心復爲心患心亦難定若細其心令息微微然

息調則衆患不生其心易定舉要言之不澀不滑是調息相也

中峰禪師坐禪箴并序

夫非禪不坐非坐不禪惟禪惟坐而坐而禪禪卽坐之異名坐乃禪之別稱葢一念不動爲坐萬法歸源爲禪或云戒定是坐義智慧卽禪義非情妄之可詮豈動靜之能間故知不離四威儀而不卽四威儀也乃爲作箴箴曰叅禪貴要明死生死生不了徒營營至理不存無字脚有何所說爲箴銘或謂叅禪須打坐狐硬脊梁如鐵作如一人與萬人敵散亂昏沉休放

過或謂叅禪不須坐動靜何曾有兩箇楊岐十載打
勞疲釘樁搖櫓消白日心空及第知何時不坐而坐
志還切寸懷鯁鯁難教擎說到無常與死生眼中不
覺流鮮血如是坐如是禪不勞直指與單傳寬著肚
皮只麼守誰管人間三十年如是禪如是坐蒲團七
箇從教破怕盲志氣無轉移肯把身心沉懶墮禪即
是坐坐即禪是一是二俱棄捐話頭一箇把教定休
將識鑿併情窮坐禪只要坐得心念死今日明朝只
如此若是眞誠大丈夫一踏直教親到底坐禪不怕
坐得多百歲光陰一刹那老爺喫乳如大海爲要掃

空生死魔坐禪豈可爲容易莫把聰明遮智慧千七百則爛葛藤何用將心來解會坐到坐忘禪亦空吐詞凌滅少林宗只箇渾身也拋却來待口開心已通有志坐禪須與麼若不如斯成懡㦬便捹性命也嫌遲大事因緣非小可擬將此作坐禪箴不特自欺還誇我

中峰禪師神光論

昭昭然盡宇宙之充塞晃晃焉極色空之融混無相可覩無跡可尋非青非黃不長不短隨機應現而爲雪山午夜之星顯露當陽而爲龍潭所滅之燭鑑體無

虧而爲東平打破之鏡照功不立而爲毘耶無盡之燈長年髑體而體不可分終朝溢目而目不可覩斯所謂神光者也古德謂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言獨耀者乃一體而無二者也神乎光乎在天同天在地同地虛含萬象洞貫十虛紫羅帳裏撒珠鐵眼銅睛莫窺其彷彿枯木巖前問路電光石火孰辯其端倪謂神光之不可覆藏珊瑚枝枝撐著月謂神光之不可混濫扶桑夜夜日輪紅神光非天生非地湧非內出非外來造化依之而轉旋物象由之而生植飲成就一切而一切不能成就者神光

也能蓋覆一切而一切不能蓋覆者神光也般若非衆生心能緣其能緣者神光也眞如非一切法可混其能混者神光也西祖握露刃劒佛來也斬其所不可斬者亦神光也道人行處如火消氷衲僧面前險絶無路你恁麼我不恁麼你不恁麼我却恁麼箭未離弦而中的珠猶在櫝而照空皆神光之所著不假佗術也天下學者苟非廓悟於言象之表少存知解欲契吾獨耀神光之要旨心日勞而功日墮矣可不愼諸

萊峰手教云調息解坐禪銘承玄鶴見示甚見雅

意幸爲弟轉謝萬萬又云適讀中峰法語後生參
禪單提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做箇話頭小弟念慮
紛紛只爲怕死今以此作話頭乃是添一結縛也
如何如何

大藏經載玄神幾論一首

玄虛之中未有形質混成一氣亦無陰陽明淨靈通爲
萬物母不依形不滯類自來自去自存自亡實無來
無去無存無亡未有天地而有此氣既有天地此氣
流行始有生死知其爲生死則知人物之初出於是
氣是之謂先天之氣人物之生而爲靈明者故曰神

也神則依形而存形存神存形亡神亡存亡之幾原於母氣天地之間生人生物皆是氣所為人之不死氣存則神存長生之道死心以生氣氣生故神壯害心者耳目口鼻意也耳逐聲目逐色口逐味意逐思慮五者幾也故幾息以死心情動欲欲動幾情欲之動其幾駃然神離而形敝矣心死則情活幾息則性明是之謂體固未能出神入有出有入神則不能固夫至于出有入神變化之道也反於玄虛其幾原於生物之初陰陽之始有形之元非達於陰陽造化之妙者不足以語之故曰癸盡氣生陰消而陽長也得

之者形留神化反於玄虛能有能無是之謂幾也

序意　老氏教人攝生之道玄牝章乃其大要然幾之一字未嘗顯言之及參同悟眞皆於幾之一言而深秘其旨欲明反晦豈若斯篇之簡明切要直指詳盡學者誠能先於修性然後求之參同悟眞以為修命之指南則此書亦無待於參師訪友而得之矣葵蘆序相傳唐乾元初有人於雲閒干山得一碑刻玄神幾篆文多殘缺難辨後有道士時正光者博訪於藏經中得其全本其義與陰符相表裏逮僧葵蘆又為之釋義而鏤于木其書大

行大抵鍊養之說最繁不如此篇之明白簡要宋

淳祐煮石道者識

李玉溪真人正心還丹口訣一首

跏趺大坐調元氣絶念忘形心不二呼吸綿綿合自然包裹神氣渾沌裏混沌無形如石墜鴻濛下手一大意寂然内照無令昏自然有箇時節至時節至今意洋洋天玄汪汪合地黃孩兒欲生景象別如癡如醉春心芳此時有心如無心常常以意作隄防熱境不得亂思想相將採取刀圭嘗忽如黑龜吐赤氣耿耿直上沖心王便當順意以隨之隱忍居心鎮搖蕩乃

是持入赤色門木液將出好景象露珠點綴蓮花下
金精木液會一晌以意媒合入洞房聲顫意濃勿縱
放鳳吸龜氣互交弃逼逼窄窄夫婦情日月合璧陽
精溢須臾一點落黃庭逆爲丹母即是此黃帝出焉
誰敢爭又爲反覆轉殺機正心誠意乾坤清嬰兒聲
寂神氣寧一日之上一日程立基百日得此名漏泄
天機君欲行人前不敢露一語輕泄漏慢族滅形綴
爲歌訣啓天盟看畢當須付丙丁

俞琰席上輔談云宜春李簡易號玉溪子有心印
經解悟眞指要羲皇作用等書又有規中圖付長

沙彭石頗簡明竝刋於湖南近者江西有翻刋本又有彭石密語幷跏趺大坐調元氣歌及注解極分曉末句云記此卽便付丙丁乃下手眞口訣也當時彭得之不忍焚遂流落於江湖間得此書者雖不咨問可也

萊峰先生來教云玉溪口訣正爾渴想乃辱手錄見教捧讀如獲重寶感激感激歌中頗用參同成語卽此便是註脚矣其言與徐雲龕相類然其意亦不甚露容徐味之然後請教也

回陽沖虛眞人原道歌一首

原此道難形容妙淵默體虛空有象有形皆不是茫茫
蕩蕩又不中一氣闔開何物色造成天地賴渠功輕
而清者爲陽散濁而重者凝陰濃號曰後天成氣質
于中造化却無窮目前通辨理無常往來寒暑還相
同或曰道或曰理弗解名從何處生生於天地不知
始聖人立教指人心物物一從心上起原此心又難
比無實象無定體放之沖滿大虛空收來藏入微塵
裏清淨靈明粹沖和善惡巧拙知能否未著物時本
湛然散在六識迷依倚七情一出破元眞千思萬慮
從斯起聖人教之返其思還如父母未生時混混沌

沌如聾啞糢糢糊糊似呆癡此心此道能如此從他
生死自爲之萬物凋詩伊不凋天地巳處伊不巳學
道人聽其說心與道本無別以道視心心卽道以心
體道心猶切欲得此心會此道丈夫之志須剛烈殺
人慧劒快如風累世寃親情斷絕十二時中工不休
豎起脊毛眼出血寂然之際半晌間始覺有物光瑩
潔圓明些子若黍珠爍今耀古無休歇得此能超太
極先人中號作眞英傑輪迴從此不相干方是長生
玄妙訣嬰兒姹女總閑言虎龍烏兎皆比設藥物火
候與河車抽添沐浴空饒舌三千功八百行古聖丹

經宜重敬道德陰符譯義眞莫教偏執專爲命

俞玉吾註陰符引用故實一條

陳澹然富而儒者也惟慕道延雲水士多年竟無所遇洞賔詭爲傭者一日陳與道友講陰符經未曉殺機之旨洞賔抗聲曰生者不生死者不死已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陳乃大驚

萊峰來教云陰符二註青華寶錄柯山原本幷納三書玉吾其最高與其所引純陽故事所論殺機尤妙

萊峰先生遺訓一通附

吾生四十有五年常有憂生之嗟雖未老而多病恐非延齡之兆常見親友臨終始囑付後事至有哽咽不能言者死後却爭競紛紛是誰之咎也及今尚無恙預爲此囑紹元方九歲紹節方八歲未知日後長養成人否然不可不爲之所者以息爭端云耳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處兄弟之道須要曉得此理兄弟本同一氣如左右手互相扶持不獨道理當如此事體亦當如此人家兄弟和睦外人亦不敢輕侮古人以筋爲喻一筋易折二筋合併急忙難折凡官司戶役之類務要同心協辦庶可保全辟諸垣牆但倒一

堵餘堵相隨而仆此理甚明人弗察耳此所謂理一也又要曉得分殊雖是兄弟各有室家豈得不私其財彼心與我心不甚相遠務要各相體諒財上分明不可一毫占便宜不獨道理當如此事體亦當如此辟如綾羅絹帛必須經緯分明乃成大疋愈精愈細愈覺美好略有稀密便覺濫惡所以凡事均平自然和睦到底官司戶役之類尤宜加意一有欺心爭競即起古人謂得便宜處失便宜最可玩味一家仁又要一家讓徒仁不能久也識得此意雖分財異產亦可雖同居共爨亦可

吾不善治生無財物可以遺吾子孫惟有住房二所與薄田十餘頃耳此物非長久享用之物且據見在不容不分其餘衣服什物俱不甚佳待吾夫婦身後議之亦易分也所謂長久享用之物却是何物積金固不是積書又不是積德又近於因果畢竟如何方是在吾子孫思之耳

楊慈湖先生遺書第十七卷有紀先訓一篇嚴陵錢公子寔稱其字字可佩

朱文公年譜附錄有童蒙須知從學帖訓子詩三篇不獨童蒙雖吾老年亦當日誦一過可也

許魯齋先生遺書謂文公小學吾愛之如父母敬之如
神明

文清公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吳公廷舉好此二書山
行水宿携以自隨延平先生荅問謂上蔡語錄於學
者日用處極有力

賀仙翁詩云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
與子孫耕這片田地全要耕種則日漸開闢朱文公
所謂有無限好處是也不耕則日漸荒蕪朱文公所
謂有無限不好處是也吾平生只知貪逐世味將此
田地一向抛荒雖僥倖富貴無分毫受用抱病終

身尫羸度日如朽腹之楊終不可以耐風雨不過苟延歲月而已吾子孫禀吾衰薄之氣不言可知必須以吾爲鑒庶可以存吾宗祀所謂孝也所謂方寸地是何物則有聖賢典訓昭然具在可考而知也　嘉靖壬戌八月十有九日萊峰書

先生遺訓在壬戌八月而捐館舍乃在甲子七月僅閱再歲耳嗟嗟先生留心誠明之學其殆幾乎前知者哉且其語溫柔和厚所以訓示子孫者皆身有之碩德生人之坦途也苟人踐斯言則身安德滋極歸福斂而家可長久矣噫是訓也豈特其

子孫當佩服已哉

諸名公跋萊峰先生手簡九通

此萊峰先生與中條李君相往復辭翰也先生歿中條傷今思昔戚戚有山陽之感乃摭所遺彙而成冊無慮數百言要之才峰峻整霞布雲流遂爲藝林成一種雅語嗟亦奇矣先生平生風節聲稱具在頌口不能殫述此蓋鳳毛麟甲特其緒餘耳令人讀之不獨先生之手澤千載長新而中條不沒友之心亦宛乎如其生年矣

鳳峰沈愷跋

余友萊峰周君喜談理學篤信經傳與余言輒舉濂洛

諸大儒語旁引曲證獨未暇及二氏也今觀其與李子中條往反尺牘不下數百幅多玄言梵語及品鑒書畫類鑿鑿有若此者從所好也君博雅清修刻意問學以是善病尤好之不置年未五十已修文地下今牘中所謂生死結縛催玉爐鉛汞飛走者君自悼也余雅重君覽觀手筆不覺潸然乃若愛其人寶其遺蹟而欲襲藏之以傳也如李子可謂有交誼始終者不獨鑒賞於毫墨間也平泉林樹聲跋

萊峰周君宅心簡質賦性圓通早涉藝文善談名理每從余遊期相切劘銳志聖學聞若溪有唐一菴先生趣

棹過之歸而充然有得嘗手錄儒先格言如明道論仁晦翁論收放心濂溪論易上蔡論進學等篇屬余書銘座右以時規警余未之復而君病且卒矣悲夫今所存手澤與中條李子往復尺牘累數百幅覽其指義自書法詩歌文史圖畫物曲之細委靡不畢究而間出入於二氏又若一切欲屏諸好自托於無爲者異乎余所聞豈君之學其至者固不盡是抑亦良賈深藏余秘弗洩非好奇博雅如李子莫之相發耶大都人情薄玩好者則有逃空之思析羣疑者必歸聖學之正則君之志於道也其先後所入之途有可考者余故并著之而因以

君手錄格言歸李子俾戢焉以識君用心之大者中江莫如忘書

往余視學浙中萊峰周子以書寓余索金丹諸書俱余所未蓄心頗訝之迨余轉官河藩便道過家值周子疾特過訊焉周子自謂利名關已勘破獨生死關未透余笑曰二關等耳昔人不愛尺璧而惜寸陰惟圖所不朽者云爾豈未明乎死生之分耶既别去二年周子竟病死余聞而傷之然每念其人篤學好脩足以自立可無遺憾年之修短奚較哉中條李子集所貽簡牘並裝爲冊可謂能敦久要之誼者一日持以謁余余因敘向所

與周子論者歸之中方范惟一書于天游閣

嗟乎此吾友𦳝峰周子之遺筆也周子與李中條相厚善往來尺牘何啻數百幅要皆談玄說禪論詩評畫無一俗態語中條雅重周子之爲人且惜其蚤世而尤珍愛其手迹也遂彙而成冊以圖不朽余覽之不覺墮淚夫周子力學好古於書無所不讀充其志將何遠不可到獨以多病之故不免爲生死障所縛乃採拾僊釋氏之筌言句索而字考之後頗悔悟自取五經及濂洛諸書沉潛諷詠訢訢焉若將有得而志不克終竟以病弱不起嗚呼玉樹已傾餘音猶在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

人可乎此固中條君之意若執此槩周子之生平則未矣嘉靖乙丑五月之吉陽衢子夏時書

李君中條所藏周叔夜手簡百餘首余讀之悲不勝若猶見叔夜者叔夜強記能文章以多病好學古書畫自娛不絕人不休而行義尤卓余素嘉重之中年慕禪教終日趺坐寡交與每見余必雅嗜余之能靜余曰靜而無靜者曰靜以靜求靜愈不靜矣叔夜深然之別踰年而公且化去豈竟涉此廉纖耶今讀其往來簡大都俱談玄旨論古書畫無異少時事若寧有自累於道而不欲解其縛者如中條可謂幻出公面目矣難友哉書此

以當長覲嘉靖乙丑秋九月之吉方川子龔情謹書曩余見同年周子叔夜與中條李子者友也蓋眞莫逆云周子亡李子以其平日所授於周子赤牘數百番粹而爲冊者四裝潢甚工余惟今人情務趨勢利方其附貴達相引重獲其隗紙手之恨不十襲藏也稍勢去雖平生慕之其言棄如唾餘漫不知何所云者此劉孝標所恨在今日尤當慟哭矣李子不忍忘周子愛其人因珍襲其手筆死生之際若此不有以重交情警淺夫哉乃李子亦貴介周子所致書長箋短幅惟論學說理談禪論詩評畫琢帖絶無兒女子語一一足示人者此又

足以考周子素致矣周子素多病故極究心佛典間及金丹養生之術亦欲爲長生計耳而年止四十七豈固有定命耶嗟乎嗟乎哲人早滅而遺言獨存片金碎玉固世道所共惜也矧余有同進之誼者乎李子出以見示且欲余識一言拈筆淚落乙丑夏五月文石朱大韶

書於環樓

往予與周子萊峰論學蓋嘗窺其大者云其言曰吾于世間窮達得喪已無復嬰情獨未悟死生耳予曰爲學如用兵須從險處設關據守然後可下城邑子既未語死生則以生爲樂其於窮達得喪豈能不嬰情哉周子

俛而思惕然感焉於是日閉戶誦老子參以易而未合乃獨契釋氏無生之旨謂其直截可到一日訪予悟園忽嘆曰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予笑曰子悟矣悟矣旣別去未幾而周子已仙逝其友中條李子悲其志手其所與往來尺牘以視予予讀而悲之大都言脩性與命其要在敬義其至則統三教而歸于一嗟乎卓哉斯言其殆旣悟之後歟周子之學方日進而重娓予之不逮也予獨慨夫道妙隱而狂術興篤志如周子又不幸夭滅不能窮深極玄以悟來學則夫悲周子者豈獨私一周子哉予故詳敘之以復李子幸相與砥礪

斯言以卒周子之志歲乙丑仲秋弘宇王會書于悟園

雪浪閣中

叔夜一同巷故等夷學宫尋竝徵華先生門已後予第

前出提刑斷黃諸路而踪其功令蓋長事師律之有年

無何而報场矣哀哉此叔夜條刺也李生一酬酢人語

爾令令籍纘而簡授之人不當爲懷鉛之臣哉過怢閱

之詞製俱相詭無一字空設而體非根核拔乃獨妙風

生神騁句健筆酣宜令纍年長視述造命時而竟中道

殂也則何哉夫其繕書卒迫沖融滌滓喰言回環精腴

長郁不濯不瘵非促非遽何以病也而遂卒乎至如變

酬養務清心持戒根據二宗脩命居寂不謂無一溉之稗而屈頸額息剷跡埋聲匿故甲子憔悴枯鑠甫及徵之原職逑爲鬼録此余所欲問於天而攬涕觚宣者也叔夜舊與予文同門友若弟爭下之至爲蘄楚路官稱無擾而理疑蓋公曹參者流居鄉恬薄不忮而求今時推尊其人一無宜當於秩卑於鄉窘於時貧且逝於身而乃前死哉叔夜授余蘄之書曰僕嘗評孟君靜中之有動吾子動之有靜孟以篤死予以窮長余善其言守而勿虧而叔夜之命僅倫於孟則豈所謂動靜之說不足徵邪抑又不以文字語劄之嘐嘐呶呶耶嗚呼豈其

以不究於時內自憂沮懣結羸苦致早鬱鬱死耶叔夜不少仕人世又無盡信愛之者中條生為之傳其嚇號排棄而帛縵之則亦可為信吾大雅矣雖然宋齊丘以化書道術德仁食儉六語稱雄其時而高簡亢怡多類關尹之言至吾所云一字二社三極四符五鑑六七七釜八籌九藥諸章則又盡祖釋氏神仙方伎家而籍吾儒言文之其謂授自蓋公訓於參乃李鼎指經言也則又不宜有所謂變識為智一息得道嬰兒蘂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鑪誦呪土偶之文儒若以其文峻潔而頗流巧刻然無有朱象先尊事之而標揭示人則

惡識所謂關尹哉余往復叔夜析答之詞則以其文盡
關喜語而究其敷述道德用以成事居官而官則善持
已而身益廉殆夫齊丘嵩之流而年亦未終可稱於世
又頗似之而彼二人者前後相發明二氏而得仙道者
也假令不遇李君有朱象先之契者而何以知叔夜之
所具長如斯夫嗟夫知言者希哉中條則誠大雅之士
矣歲乙丑處暑太冲袁福徵書

萊峰往復敘翰無慮數百番不肖傷其蚤歿裝池
成冊乞諸公爲之跋語如右諸公皆江南之喬嶽
崑岡之片玉也聲徹寰宇理晰秋毫觀其所許量

而士君子修爲之型範不因可概覩哉

余撰次寱語既成編矣而良友之遺墨尚漸採擷之格言猶在與夫玄章梵語出自琅函哲訓仁言傳諸膾口皆修身養性之不可缺者烏可弗志也故復錄而存之夫言詮者心性之餘也經歌契論者頓覺之餘也得其言而復廣其流布於世者又餘之餘也故不敢指此爲寱而直以爲寱之餘哉雖然不肖寡學昧質不辭勤苦著意究竟今茲幸手一編藉以請正於有道大都得於良師仁友居多然非吾郡多賢又安所取衷哉因識末簡以自

喜云晚學李豫亨謹識

遵海先生著寤語九卷復益以餘録殆猶江河之餘潤清廟之餘音也渢渢乎讀之有遺味矣或曰天下之道術衆矣録靳止是乎曰吾聞君子務遠且大者誠得其本則器數末也名物筌蹄也夥多言以爲富乎今先生言上綜往昔下探當世高入青冥深入黄泉慱而不穢簡而有體語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要者流散無窮然則先生其眞知要哉趙謙光

再題

推篷寤語餘録終

長洲吳曜書

袁宸等同刻完

隆慶辛未龝李
氏思敬堂雕梓